#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五十九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農事

范祖禹

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雨潦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潦損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澤所

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天亦愛人君愛民者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唯耽樂之從夫稼穡之艱難與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

愛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
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之凡宮室車馬衣
服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也甚
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來思其
所從來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
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
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
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躬儉節用無所營

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饑而不得食者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皆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鉤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蓋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嘗刻木為耕夫蠶婦置

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來尤重農穡太宗嘗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閔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蔬糲若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内殿植稻麥臨觀刈穫欲知田畝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 論明堂

范祖禹

臣伏見明堂大禮已在散齋恭惟仁宗皇帝若稽古典

斷以聖意自皇祐二年始制明堂之禮先詔有司乘輿服御務從簡儉無枉勞費御撰樂曲舞名服靴袍崇政殿閱試雅樂如行禮之次又於禁中靴袍親書明堂及明堂之門二榜將近祀日霖雨不止仁宗禁中齋禱極於恭䖍應禱開霽天日清潤風和氣協祀前之夕即罷警嚴仁宗每詣神座行禮畢鞠躬却行須盡褥位方改步移嚮以示肅恭之至又令侍臣徧諭獻官及進徹俎豆悉安徐謹嚴無怠遽失恭質明禮畢比之他時行禮

加數刻之緩御樓宣赦畢降詔中書門下止絶請托應
内降恩澤及原減罪犯者不得施行仁宗欽崇禋祀布
昭明德傳之萬世大略如此英宗神宗聖孝遵承皆極
嚴敬今陛下嗣位五載再舉宗祀上帝顧饗神考配侑
國之大事莫重於此惟陛下内盡誠敬法則祖宗神天
降祉群生蒙福夫齋者所以致其精明之德孔子之所
慎者齋齋必有專一精潔之誠乃可以交於神禮之言
齋曰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古之

君子其齋三日必見其所祭者誠之至也夫惟致齋肅恭然後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書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夫皇天惟親至敬鬼神惟享至誠天人之交相去不遠惟誠與敬可以感通陛下躬行於上則百官有司莫敢不祇肅於下經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惟陛下恭虔祀事以教天下之孝使群臣萬國瞻望盛德休光臣不勝拳拳之愚

論立后上太皇太后　　范祖禹

臣伏奉詔旨皇帝納后六禮令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兩省給舍與禮部太常寺官同共詳議臣竊伏思此國家大事萬世之始福祚所繫風化所先自古聖王重之今陛下宜先知者有四不可不慎也臣謹稽之上古參之後世為陛下悉數而詳言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所謂族姓者臣聞古之帝王所與為婚姻者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蕃昌

昔者黄帝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嫘祖為黄帝正妃其子孫皆有天下五帝三王皆黄帝之後也髙辛娶陳鋒氏之女是生帝堯虞舜娶帝堯之二女釐降于嬀汭遂有天下大禹娶于塗山是生夏啓天下歸之子孫享國四百七十餘年成湯娶于有莘氏子孫有天下六百餘年周之先祖后稷生於姜嫄世有賢妃太王娶太姜是生王季王季娶太任是生文王文王娶太姒其禮尤盛大雅歌之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言文王之初有識天已

生賢女為之配也又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自古昏禮未有如文王之盛也太姜炎帝之後也太任太昊之後也太姒大禹之後也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周之子孫徧于天下太姒之德也詩人美文王之聖本由太任其詩曰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又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之化自家及國以正天下也周

南關雎后妃之德人倫之始風化天下皆美太任太姒也武王亦娶于姜是生成王周有天下三十餘世八百餘年其基本盖由此也故族姓不可不貴所謂女德者臣聞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亡也有孽女夏之興也以塗山其亡也以妺喜商之興也以有娀其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其亡也以褒姒此皆聖賢所紀詩書所載垂之後世以為永鑒者也秦漢以後昏姻多不正無足取法惟

後漢顯宗明德馬后唐太宗文德長孫后憲宗懿安郭后皆有后德出於勲賢之家其餘敗亂足以為戒而已恭惟本朝太祖皇帝以來家道正而人倫明歷世皆有聖后内德之助自三代以後未有如本朝家法也皇帝聖德明茂睿質純粹天監在下必生聖女以佑皇家惟陛下遠觀上古近鑒後世上思天地宗廟之奉下為萬世子孫之計選卜窈窕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宫非有德孰可以當之然閨門之德不可著見必視其世族觀其

祖考察其家風參以庶事亦可知也昔漢之初大臣議欲立高帝子齊王皆曰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乃立代王是為文帝為漢之賢主亦由其母家仁善也故女德不可不先所謂隆禮者臣聞天子之與后猶天之與地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禮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又曰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孔子

對魯哀公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昬為大大昬至矣大昬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捨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歟哀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又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昬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盖深非之也孔子遂言曰昔

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歟禮又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其可以不致敬乎又曰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今臣與衆官討論講議皆約先王之禮參酌其宜不為過隆願陛下勿以為疑進言者必曰天子至尊無敵於天下不當行夫婦之禮而荀卿有言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如此則是周公之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而荀卿之言可信也臣謹按禮冠昏唯有士禮

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三代以來唯以士禮推而上之為天子諸侯之禮盖以成人之與夫婦自天子至於士則一也竊聞親王宗室之間娶妻殊無齊體之禮敬而親之之義天下豈有獨尊而無偶配者哉至於鄙慝之禮或雜戎狄之俗或習委巷之風下自士族上流宮禁有涉於此者願陛下一切屏絶之以正基本以先天下故禮不可不隆所謂博議者臣聞古者天子聘后上公逆之諸侯主之故春秋書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夫國有

大事大臣不容不預聞也昔慈聖光獻之立也呂夷簡定其議故其詔曰覽上宰之敷言其策曰宗公喁臣誦言于朝先是茶商陳氏女亦預選擇王曾宋綬皆以為言大臣繼有言者遂罷陳氏仁宗所以為聖者能從衆也進言者必曰此陛下家事非外人所預自古誤人主者多由此言也天子以四海為家中外之事孰非陛下家事大臣無不可預之事亦無不當預之人且陛下用一執政進一近臣必欲協天下人望況立皇后以母天

下乎臣恐陛下一日降詔云立某氏爲皇后則大臣雖有所見亦難乎論議矣今陛下之所選擇莫若出其姓氏宣問大臣若聖志既定而衆議僉同則卜筮協從鬼神其依天人之意無不同矣故議不可不博臣幸備勸講其職在以帝王之事裨益聖德故敢獻其所聞臣之愚誠惟中宫正位之後四海之内室家相慶則宗社之福也狂瞽之言惟陛下留聽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懼俟罪之至

論聽政

范祖禹

臣等伏以天下不幸大行太皇太后登遐陛下號慕哀毀孝性天至在廷聞者無不摧隕今總攬庶政延見群臣四方之民傾耳而聽拭目而視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亂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嗚呼可不慎哉可不慎哉臣等久備講讀職在論思首當獻言以助萬一陛下宜先誠意正心推廣聖孝發為德音行

為仁政以慰荅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有所難也願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則其末可以無難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成王追念其勲勞賜魯以天子禮樂使世世祀周公以為非此不足以稱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報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歸心漢大將軍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沒宣帝亦葬以天子之禮帝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

功故成王宣帝皆報以非常之禮而況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廟社稷有大德於億兆人民於陛下之恩與天地無極豈人臣之比哉然則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報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來三后臨朝皆有大功章獻明肅之於仁宗慈聖光獻之於英宗鞠育扶持勤勞艱難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豐之末神宗寢疾已不能出號令陛下年始十歲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擁立陛下儲位遂

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聽政之初詔令所下百姓無不歡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嘗有毫髮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親子也以朝廷之故疎遠隔絶魏王病既沒然後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後徐王得入進退群臣必從天下人望不以已意為喜怒賞罰故至公無私之德雖匹夫匹婦之口亦能道之臨朝九年未嘗少自娛樂焦勞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豈有他求哉凡皆為趙氏

社稷宋室宗廟專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故身當其勞苦而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獻明肅時親黨多僥倖濫恩仁宗既親萬幾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無怨今太皇太后自臨朝以來左右請求一切拒絶内外肅然蓋以朝廷不可無紀綱故身當其怨而使陛下坐妆肅清之功陛下如欲報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謹守之祖宗以來唯以德澤結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静無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

乃仁宗之政事也然而仁宗聖性寛裕不忍拒人内降濫恩其後亦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嚴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外斥逐姦邪以清朝廷内裁抑僥倖以肅宫禁九年之間終始如一故雖徳澤深厚結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亦不爲少矣今必有小人進言曰太皇太后不當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離間之言陛下不可不察也當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同聽政中外臣民上書者以萬數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

心欲改故與陛下同改之非以已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當逐陛下與太皇太后亦以衆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衆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豈有憎愛於其間哉顧不如此則天下不安耳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遠佞人深拒邪說有敢以姦言惑聖聽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儆群慝則帖然無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語不正其罪則恐姦言邪說

繼進不已萬一追報之禮小有不至此於太皇太后聖德無損而於陛下孝道有虧必大失天下之心陛下豈不見司馬光以公忠正直為天下所信服陛下與太皇太后用以為相海内之人無不欣悦光沒之日無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畫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為其能輔佐陛下與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萬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況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若聽小人讒說或

追報有所不至或輕改其政事豈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離於下則天變見於上陛下雖欲為善以救之改過以補之亦無及矣孝者萬行之本本既不立則其餘何足觀焉夫小人之情非為朝廷之計亦非為先帝之事皆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憾者久矣太皇太后新棄天下陛下初攬政事乃小人乘間伺隙之時也不可不預防之此等既上悞先帝今又欲復悞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臣等恭聞陛下自太皇

太后寢疾朝夕不離左右躬親藥膳衣不解帶憂瘁泣涕形於顔色自遭變故以來哀慕毁瘠中外具聞喪服之禮務從至隆又下詔發揚太皇太后盛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極也至親之際無所間然然而臣等猶言及此者竊以小人衆多恐置陛下於有過之地也如臣等所言雖萬萬無之然不敢不慮於未然或有纎芥流聞於外則臣等上負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勝憂國愛君之至惟陛下深留聖思

論宦官　范祖禹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盖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

三族逢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
黄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
曹操因之以篡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決省章奏宦官
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
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刼遷明皇於
西内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没貴為
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
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冦陷京師

播遷于陜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洪志所弑敬宗為劉克明所弑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于没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為父天下大亂黄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内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

官而朱全忠劫遷昭宗遂弑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

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間構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熈寧元豐間内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魁傑憲總兵熈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内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勑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没在熈河僭擬不法用臣興土木之役

無時休息榷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寛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内臣十人續又召數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

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惇吕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故宫禁肅清內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静臣歷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奈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紫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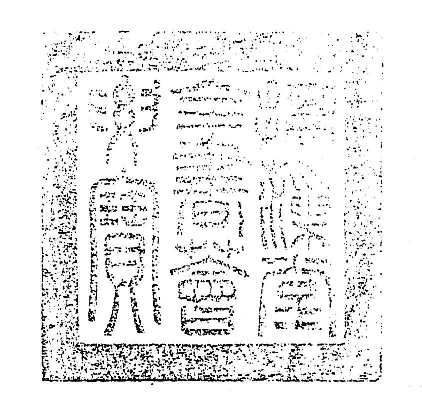
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未必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

必先治内欲治逺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壬人尭舜畏之佞人孔子逺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髙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内外為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内

興百役先帝未甞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盖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與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閧近日兩次指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

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
筵八年日望一日歳望一歳期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
有纎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
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自任
令兹事體實繫朝政汚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
不忍黙黙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唯陛下裁察

宋文鑑卷五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程元燡
謄録監生臣謝景標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六十 六十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三 集部

宋文鑑卷六十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論呂大防乞以旱罷

梁燾

臣伏見陛下眷遇大臣極其恩禮不忍聞其過惡輕奪其位使傷其進退之名所以委曲覆容真有天地之賜為大臣者何以副陛下之深仁乎祖宗之時宰相率二三年以禮去今之宰相率二三年以罪去禮去者顧義

重雖有功而必去罪去者顧利重非有罪則不去以禮去者可以復用以罪去者不可以再蓋祖宗之大臣皆以名節自重一舉動必存大體必副人望不敢專寵祿以自愛不敢挾權勢以自强日思以得罪為憂以妨賢為懼故率二三年自引避位朝廷襃荅自有恩數其優者為使相其次猶須超進數官為大學士其去位也名益重望益高眷益厚一旦復用則中外之民莫不以為宜皆為朝廷喜之此所以朝廷重也其間亦時有貪

鄙之人當去而不去以固位戀禄清議已不容矣以之招致人言暴著過惡從而罷遣之殆不過一諫官一御史論之則已不能安矣如臺諫合攻連擊者甚少之有之則終身不得復用故以禮去者多以罪去者少大臣既以法小臣從而廉士大夫化之皆磨礪振潔以節操相高風俗純美由此道也比年以來大臣皆以竊禄偷安為計寖以成風雖有大過猶巧自掩蓋恐其失位一二人言之不知去臺諫官共言之又不肯去至於紛紛不

已上不能止其言竟出其章疏然後請退聖恩因而聽之公議為之鄙薄私友為之歎惜喪其節守敗其名譽冒其過咎終以疎絶朝廷雖以乏人而欲用之疑其姦心之不測畏其清議之不容卒不敢用必用其以次者安得人才衆多而為用乎朝廷將無人而用矣此不可不思也祖宗之時輔相之材非不多也然而進者必以其賢退者必以其禮去而復來所以用之有得也今輔相之材亦不多也然而進之不必以其賢退之必以其

罷去而不可來所以用之不足也臣近嘗建言乞陛下許呂大防以自請罷去相位者正為其如此若蒙陛下許呂大防令以禮去不唯大防得其進退之道且掩覆其罪狀不為言者之所指擿不為公議之所不容使之養望於外他日用之人必無敢議者設有議者其跡以無罪而去陛下主張之無累知人之明矣是於大防真有天地之賜足稱陛下眷禮之本意也非獨以安大防也又以示後來之人皆思以禮盡職臣愚竊謂士不知朝

廷之治體則不足以立朝不習國家之故事則不足以應務唐李德裕謂用寒士不如公卿之世議者以為偏論臣迺謂之知言蓋公卿之世耳目習朝廷之治體練熟國家之故事遠方寒士有不知其始末者裕之言未為過論太宗皇帝深達此意始置崇文院建秘閣集四庫書選天下名能文學之士以為校讐官給以見俸食於太官優其資秩自選人京官入者始除館閣校勘或崇文院校書及升朝籍乃為秘閣集賢校理或優之則

為直館直院直閣其始入而官位卑者未得主判且令在館供職改京官升朝籍方得主判登聞鼓檢院同知禮院之類資任漸高則或為吏部南曹郡牧判官又高則為省府推判官或出知藩鎮任轉運提刑又擇其久任者或遷知諫院預講讀或擢為左右史遂典詞誥或待制內閣由此而為公卿執政以躋台輔遠器大節方重深厚事業磊落載在史冊者前後相望外至於守土奉使謫然皆有風績可觀間有不才闒茸者叨預於其間

則指目鄙笑不容於清議故累朝得人方古為盛此實
太宗皇帝憂深慮遠養育之功也熙寧執政務欲速援
親黨假此以為進人之階浮躁狂妄者爭趨之故有朝
除校理夕拜詞掖夕為直院而朝作輔臣館閣涵養之
風遂至委地士人廉耻之節靡有孑遺既無素養之才
悉皆苟合之士臨時選用或非其人左右史才間用俗
吏以致朝廷厭薄館閣遽行寢罷陛下即位以來招賢
樂善追復太宗皇帝之政繼承列聖之業俾復三館職

名又詔執政大臣各舉所知召試以充其選獨不許其供職臣愚莫知其意竊計議者必謂昔之崇文院已改為秘書省已有官屬則帶館閣職名者不可供職臣愚以謂崇文院之名雖改而秘閣集賢昭文館四庫之書猶存既選英才除職名而不令供職不法太宗皇帝養才育士之深意而徒以虛名為士大夫進取之階不唯義理未安兼亦於事無補臣愚望朝廷稽考祖宗館閣之制選人京官除者且授秘省正字校書以比昔日之

校勘選人已有改官并供職四年除校理指揮外有自京官除者亦自校書郎二年方授校理已升朝者得兼寺監職事以比昔日之主判由此漸進以歷省府與舊帶職之人並令入館供職依舊食於太官磨以歲月使多士知陛下育才之意庶幾優游議論漸知朝廷之治體群居講習以議國家之故事廉耻清議去而復還館閣素風墜而復振朝廷自後用人不乏實才將以成太平之業臣愚以為自此為始惓惓之意惟陛下采擇臣

愚不勝幸甚

請詔有司講究商賈利病　王巖叟

伏以祖宗盛際四方之商賈交出於塗而萬貨無所滯公私共享其利優游乎豐樂而不自知其後利專於公上商賈爲之不行通都會邑至有寂寞之歎非獨商賈之患也而上下均受其弊陛下即位之始首發德音罷導洛罷市易還民衣食之源以惠養困窮人人蒙福如遂更生有司固無復爭利之端矣然二年于今不爲不

久商賈猶病乎不通而國家未獲其益何也必法有蔽於中而講之未盡其術也伏望特詔有司深究利病以通天下之商賈下以裕百姓而上以資縣官庶幾人物熈然復及祖宗之盛臣愚不勝區區

請廣言路參用四方之士　王巖叟

臣以謂天下之事度而知之不如耳聞其說耳聞其說不如目覩其真今四海之大萬里之遠民情之利害不可以槩言風俗之美惡不可以凡舉人材之賢不肖不

可以互知竊以陛下所賴以察四方之事達四方之情者言路數人而已而專用一方之人非所以廣聰明於天下也臣願陛下常於言路參用四方之士天下幸甚

請復內外官司舉官法　　王巖叟

臣竊以人得於表裏不疑則可任事出於上下相應則易成其諸府之辟召群司之表舉所以不可廢也自辟舉之法罷而用選格可以見功過而不可以見人材中外患之於是不得已而有踏逐奏差申差之格踏逐者陰

用舉官之實而明削同罪而非善法也選才薦能而曰踏逐非雅名也必當擇人之地而不重用之之道非深計也委人以權而不容舉其所知非通術也臣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復内外官司舉官法以暢公議

請詔執政裁抑三省人吏僥倖　王巖叟

臣伏以朝廷之弊莫甚於容僥倖以養蠹尚姑息以惠姦不治其源而立法於下流法愈煩而弊愈多非計之得也今天下皆曰僥倖之甚者莫如三省之胥吏歲累

優秩月享厚禄日給肉食春冬有衣寒暑有服出入乘
官馬使令得營卒郊禮霑賜賚又許有服親入為吏如
士大夫任子無以異而曾不限年得禄尤早其為恩幸
可謂厚矣言其供職事則一月之間或僅踰兩旬一日
之間常不滿半日其為勤勞可謂薄矣點檢諸司文字
差錯乃是職分當然何至字字論功日日計賞或升名
次或減磨勘或添料錢或支銀絹以彼易此有如己物
又每遇朝廷舉動一事曾行過一紙文書則復妄叙勞

能別希恩澤如近日二王出居外第省吏有何辛苦而亦要功以冒賞推此一端餘皆可見臣不知平居祿賜優厚將馬用之其為僥倖可謂甚矣此蓋前來宰執以姑息相承養之至此賣朝廷之恩以買譽結左右之愛以固權何嘗以謹嚴紀綱為事澄清根本為心哉故議者以為廟堂之上為天下百姓理會弊事則少與省中吏人行遣濫恩則多靜而察之非虛語也伏望聖慈特賜勑厲執政大臣裁抑僥倖以除蠹杜絕姑息以戢姦

棄近例禁玩法復講治平以前條格循用之庶可以肅
百司而正四方

請依舊法賑濟免河北貸糧出息　王巖叟

臣伏以救災卹患惟恐有所不至以傷其仁先王之用
心也隨施以有求乘危以論利蓋不忍焉臣按祖宗賑
濟舊法災傷無分數之限人戶無等第之差皆得借貸
但令隨税納元數而已未嘗有息也故四方之人霑惠
者普銜恩者深郡縣倉庾以陳易新者多其後刻薄之

吏隂改舊法必待災傷放税七分以上方許借貸而第四等以下方免出息殊非朝廷本意縁災傷放税多是監司以聚斂為急威脅州縣州縣又承望風旨不復體心朝廷以災傷的實分數給放若放及七分者災傷已是十分況少肯放及七分又六分之與七分相去幾何毫釐之間何以辨别幸而得為七分則有借貸不幸而為六分則無借貸但繫檢災官吏一言之高下而被災百姓幸不幸相遠如此不可不察也三等而上均為赤

子均遇天災豈容因災偏令出息計其所得則甚少論其所損則實多乖陛下平一之心虧朝廷光大之施臣乞復如舊法不限災傷之分數並容借貸不拘民戶之等第均令免息庶幾聖澤無間感人心於至和天下幸甚如允臣所奏其河北京西淮南等路昨來水災州縣乞先賜指揮施行

請罷三舍法　　　　王巖叟

右臣伏以法有為名則美而行之則難事有用意則良

而施之則庠者三舍是也故自三舍之法立雖有高材異行未能取而得之而犇競之患起犇競之患起而賄賂之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端作獄訟之端作而防猜之禁繁博士勞於簿書諸生困於文法非復渾然養士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共歎也臣竊謂庠序者所以萃群材而樂育之以完其志業養其名譽優游舒徐以待科舉者也不必科舉之外别開進取之多岐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

交戰於胸中損育德養道之淳意非所以敦教化成人材也臣愚乞鑒已然之弊罷三舍法開先生弟子不相見之禁示學士大夫以不疑講肄之餘止以公私試第高下如昔時自足以奬材氣而厲風聲使多士欣欣於從學則上庠宜復有雍容樂易之美為四方矜式矣乞下禮部及司業博士共議其當

請罷試中斷案人入寺　王巖叟

臣聞維天下之勢者存乎法持天下之法者存乎平權

之而後行議之而後用使不失其平者存乎其人當張釋之為廷尉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者奏當棄市文帝大怒曰吾屬廷尉者致之族而以法奏之釋之謝曰令盜高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乃許廷尉臣以謂此不出於法之文而出於一時議論能推明輕重之意以釋上心而使天下後世莫不稱其當由是言之廷尉之選其當忽哉臣伏覩祖宗時審刑大理長官及其僚屬

皆擇天下君子長者通物情知義理者以為之其用心平其持議不阿其知思足以講明法之微意而必與情稱故天下號無寃民以今望之其遺風餘德猶釋之之在漢也後專尚刑名法術之學而慘刻之吏多在此選議事不原於法意論刑不本於人情執文以致罪順旨以成獄不知先王明慎欽恤之心而復輔之以經術申之以道德故愈務而愈遠愈嚴而愈戾試以斷案巧則巧矣然不足以得正人而足以得狡吏委理卿獨舉專

則專矣然不足以任至公而足以得偏見臣愚伏乞檢會舊大理舉官法及講祖宗置審刑院大理相持並行之初意令後罷試斷案人則釋之之徒將自為陛下用稍復刑措之治天下幸甚

論堂除之弊　劉安世

臣聞非至簡不足以待天下之繁非至靜不足以制天下之動故荀卿有言曰論一相以兼率人主之職也又曰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歲終奉其成功以

效於君惟此言之則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僚佐以次選論不容虛受是以所受愈隆而所擇愈簡所擇愈簡而所得愈多此堯舜三代之君所以垂衣拱手不煩事詔而天下晏然以治者用此道也秦漢以來官失其守居宰相之位者或不知其任在庶長之列者或不守其職因循至今流獘日積臣請為陛下詳言之昔魏晉已後採擇庶官多由選部故晉之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員品往往啟授宋以蔡廓為吏部尚書黄散已

下皆得自用廓猶以為薄已遂不之官唐制五品以上宰相商議奏可以除拜者則以制勑命之六品以下則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畫聞無所可否謂之旨授開元中吏部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舊典失序故陸贄抗論以謂捨朝僉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茍不出於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此乃唐之弊風不可不革也臣伏見近來堂除差遣多取吏部之闕不

問職事之輕重才品之優劣為人擇官殊失大體如承議郎王續堂除管勾左厢公事承奉郎劉敦夫堂差權河南知録若此之類名品至甲吏部選差固不乏使何煩廊廟一一東求臣恐三省之事日益紛紜執政大臣汩於細務則朝廷安危之至計禮樂教化之大原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將何暇以及之矣然則豈所以稱陛下圖任老成委注輔弼之意哉伏望聖慈明勅三省別議立法今後除兩制臺省寺監長貳以上並諸路監司

瀕河並邊郡守之類所繫稍重者令依舊堂除外其餘一切歸之吏部所貴執政事簡得以留心於遠業而選部不至失職漸復舊制取進止

請戒約傳習異端　朱光庭

臣竊以天覆於上地載於下人位於中三才一貫純粹不雜有聖人作因天敘而惇五典因天秩而庸五禮因天命而章五服因天討而用五刑然後三綱五常立而萬事咸治聖人為能以皇極之道彌綸輔相於其中故

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此極盛之治後世無以復加也不幸三代既還王道不振黄老雜之於前釋氏亂之於後黄老之術主於清淨虚無世惑猶淺唯是釋氏最為大惑人無賢愚皆被驅率高明之士則沉溺於性宗中下之材則纒縛於輪回愚淺之俗則畏懼於禍福甚可怪也聖人曰天命之謂性儒者當盡性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未知生焉知死儒者當窮理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曰惠迪吉從

逆凶惟影響儒者當視履而後知苟不務知此而求他可乎聖人言行布在方册明如日星可師可法今士大夫被儒者服當法師聖人言行而乃自暴自棄區區奔走從事異端古者學非而博在四誅而不以聽今之棄先聖之言從壯方之學無乃學非而博者乎豈可以不禁之也學官教多士以禮義禮官正朝廷之典禮若習異端尤當深責古者道路男子由右婦女由左重其有別今之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恣入寺門敗壞風俗

莫此之甚此不可以不禁也臣訪聞今月二十日相國寺惠林院長老開堂衣冠大集座下聽法者曲拳致恭環拜致禮無所不盡在無知輩不足責其士大夫皆棄吾道不知自重如此不可以不責也臣昨日上章乞詔執政詰問今月二十日於相國寺長老座下聽法臣僚乞行勅戒令後更不得造其門傳習異端及學官禮官前日亦曾詣門聽法者已上違經棄禮之罪仍乞今後應士大夫與民庶之家婦女並不得入寺門明立之禁

臣所以為陛下力言者方聖明在御俊乂滿朝當尊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以致太平而不當縱異端之術以惑天下伏望聖慈特賜睿斷施行

請用經術取士　朱光庭

臣竊以聖朝用經術取士冠越前代止是不當專用王安石之學使後生習為一律不復窮究聖人之蘊此為失矣若謂學經術不能為文須學詩賦而後能文臣以為不然夫六經之文可謂純粹渾厚經緯天地輝光日

新者也今使學者不學純粹渾厚輝光六經之文而反學雕蟲篆刻童子之技豈不陋哉甚非聖朝之美事臣近已上封事論列今再具以經術取士之法約歸義理之文條列于左

一第一場試諸經大義六道乞令每人各治二經每經各試大義三道仍須先本注疏之說或注疏違聖人之意則先其注疏所以違之之說然後斷以已見及諸家之說以義理通文采優者為上義理

通文采粗者為次義理不通雖有虚文不合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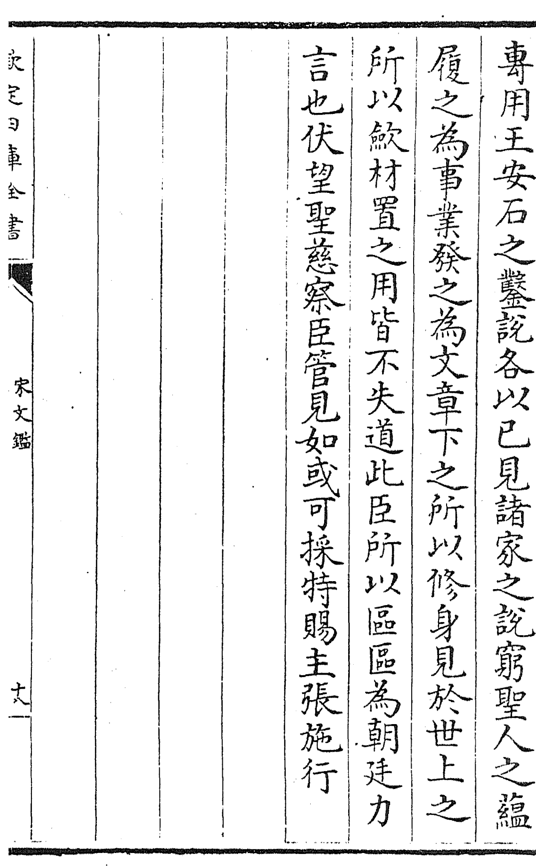
一第二場試論語孟子大義四道論孟各兩道考試之法與經同義

一第三場試論一道乞於荀子揚子文中子韓吏部文中出題

一第四場試策三道内兩道乞問歷代史一道時務

省試五道三道乞問歷代史兩道問時務

右臣之所陳欲令天下學者不失宗經知根本之學不




專用王安石之鑿說各以己見諸家之說窮聖人之藴履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下之所以修身見於世上之所以斂材置之用皆不失道此臣所以區區為朝廷力言也伏望聖慈察臣管見如或可採特賜主張施行

宋文鑑卷六十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九百八十四 集部

宋文鑑卷六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奏疏

請留安燾　　　　王　覿

臣竊聞同知樞密院安燾家居請郡臣愚不知聖意之所在將聽其去邪不聽其去邪臣伏見安燾與李清臣其才能皆無足以過人者當蔡確韓縝章惇張璪當國用事之際燾清臣惟務順從不能有所建明方是時不

惟確縝惇璪為可去而壽清臣亦可去也然諫官御史交章列疏具言確縝惇璪之惡而罕及壽清臣者蓋知蠹政害物之根本惟在確縝惇璪而壽清臣本非為惡之人雖務順從其情可恕故言雖或及而不力也昨者清臣自尚書右丞除左丞論者謂清臣雖序遷而常才不可以更有進擢臣之說亦如是也壽自同知樞密院除知樞密院論者以謂壽從執政不列而直出門下侍郎之上超躐太甚臣之說亦如是也盖其時確縝惇璪

未盡去小人之黨方熾得全才重德之人進為輔相以肅清邪黨而蕭清臣素乏骨鯁之譽無足頼者然言者猶止欲朝廷之不更升遷而已未嘗欲陛下逐而去之也今確縝惇璪皆已罷黜邪黨既清先帝之舊執政惟蕭清臣在焉陛下若遂聽其去則過甚矣盖蕭若去即清臣迹亦不安而復須求去其勢然也臣向論縝璪姦邪累蒙陛下宣諭欲存留舊人此聖度高逺過於常情萬萬然縝璪姦邪顯著勢不可留以害政故終為衆論

之所不容陛下必欲留舊人壽清臣可留也壽清臣雖常才而留之無害於聖政去之有損於國體此公論也臣竊見言事臣僚惟務以彈劾為事今壽之求去彼雖或知其留之為便而必不肯為陛下言者避嫌疑也臣不敢以嫌疑之故不盡忠於陛下惟聖慈詳酌

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　　丁隲

臣竊聞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於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

它市井駔儈出捐千金則貿貿而來安以就之名掛仕版身被命服不顧廉耻自為得計玷辱恩命虧損名節莫甚於此陛下上法堯舜旁規漢唐開廣庠序遴擇師儒自京師以達天下教育之法遠過前古而此等天資卑陋標置不高筮仕之初已為污行推而從政貪墨可知臣欲乞下御史臺嚴行覺察如有似此之人以典法從事庶幾惇厚風教以懲曲士

請下御史臺體訪小人造作謗議　丁隲

臣竊聞近有小人多興謗議密相傳報驚動中外之聽或虛稱朝廷升黜臣僚或妄言臺諫官非意彈斥百官或又致姦言以厚誣近臣或造為惡名以玷辱多士如五鬼十物之類是也其實出於被罪流落之人私挾喜怒陰遣子弟門人出入朋比互為聲援上則欲惑亂君臣以成疑似之禍下則欲離間同心轉相猜忌以隳久大之業此其用意豈淺哉不可不察也昔唐穆宗之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說為後世譏笑今二聖居上區別善

惡進賢退不肖元首股肱夙夜孜孜勵精求治惟恐不及非有穆宗之時八關十六子之事而姦倖者猶能巧作飛語公然喧播自京師以達四方扇揺流俗為害不細不於此時痛行禁止則恐寖以成俗傷薄風化臣竊憂之伏願陛下特降睿旨下御史臺體訪其主名付之吏議置于典法以消讒邪横逆之黨天下幸甚

請罷國子司業黄隱職任　　呂陶

臣竊以士之大患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隳

喪廉耻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勸四方而示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黄隱素寡學問薄於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獻告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説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注既未全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之用事其

書立於學官布於天下則膚淺之士莫不推尊信嚮以為介於孟子及其去位而死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為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誦記安石新義推尊而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諭其太學諸生凡程試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出降何取捨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率斂之法此尤可鄙也夫

所謂師弟子者於禮有心喪古人或為其師解官行服與負土成墳者前史書以為美後世仰以為高此固不論其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収視者欒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為能知所處蓋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惟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輙廢而諸生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欒布之比隠何必忿怒而遽欲絕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

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群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奉為定律揭牓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悉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材乃以斯人為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憸之士久累教化之職

諫立后　　鄒浩

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

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隂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耳葢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至立后則不選於妃嬪必選於貴族而立慈聖光獻所以逺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以罪廢孟氏與廢郭氏實無以異然孟氏之罪未甞付外雜治果與

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若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不立妃嬪以遠嫌亦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矣不可得而逃也況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以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廢后為國家不幸又見宗景有立妾之請陛下怒其輕亂名分而重賜譴責於是天下

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以期陛下者皆莫之信矣載在史册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可不惜哉且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其葵丘之會載書猶首曰無以妾為妻況陛下之聖高出三王之上其可忽此乎萬一自此以後士大夫有以妾為妻者臣寮糾劾以聞陛下何以處之不治則傷化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上行下效難以責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

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名之不正遂至民無所措手足其為害何可勝道尤不可不察也臣伏觀陛下天性仁孝追奉謨烈惟恐一毫不當先帝之意然先帝在位動以二帝三王為法斥兩漢而下不取今陛下乃引自漢以來有為五伯之所不為者以自比是豈先帝之意乎是豈繼志述事所當然者乎此尤公議之所未諭也臣觀白麻内再三言之者不過稱賢妃有子及引永平祥符立后事以為所

咨之故實臣請論其所以然者若曰有子可以爲后則
永平中貴人馬氏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后者以冠德
後宮故也祥符中德妃劉氏亦未嘗有子也所以立爲
后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况貴人之系實爲馬援之女
德妃之時且無廢后之嫌其與賢妃事體逈然異矣若
曰賢妃冠德後宮亦如貴人鍾英甲族亦如德妃則何
不於孟氏罪廢之初用立慈聖光獻故事便立之乎必
遷延四年以待今日果何意邪必欲以此示天下果信

之邪無臣聞頃年冬享景靈宫賢妃實隨駕以往是日
雷作其變甚異今又宣麻之後大雨繼日已而飛雹又
自告天地宗廟社稷以來陰霪不止以動人心則上天
之意葢可見矣陛下事天甚謹畏天甚至尤宜思所以
動天而致然者攷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安
可不留聖慮乎夫成湯聖君也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
其改過不吝高宗賢君也傅說不告以拒諫而告以從
諫則聖臣雖愚不足以方古諫者常念唐太宗猶有耻

君不及堯舜之臣況直可以為堯舜如陛下之聖而於身親見之乎是以不敢愛身冒犯天威圖報陛下親自識拔大恩之萬一而區區血誠盡於此矣惟陛下俯從而改之不以為吝則萬世之下所以仰望陛下之聖者亦將在成湯高宗之上矣豈不美哉豈不美哉伏望聖慈深賜詔納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停册禮别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不勝幸甚

## 論選忠良博古之士置諸左右

曾肇

臣聞玉雖美追琢然後成珪璋金雖堅砥礪然後成利器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磨礱漸染所聞正言所見正行然後德性內克道化外行以之知人則無不明以之舉事則無不當故周公之戒成王自常伯常任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携僕百司庶府必皆得人以為立政之本穆王之命伯冏亦曰命汝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慎簡乃僚無以巧

言令色便辭側媚其惟吉士下至西漢猶詔郡國歳貢吏民之賢者以給宿衛則虎賁之任也出入起居執器物備顧問皆用士人如孔安國之掌唾壺嚴助朱買臣之專應對則左右攜僕之任也雖用人有媿于古亦一時之盛矣其後唐太宗平定四方有志治道則引虞世南等聚於禁中號十八學士退朝之暇從容燕見或論古今成敗或問民間事情每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議息征徭以至諷誦詩書講求典

禮咨詢忘倦或至夜分若夫軍國幾微事務得失則責之輔相悉不相干其上下相與之際如此是以後世言治獨稱貞觀惜其一時之士不以堯舜三代之道啟迪其君故其成就止此矣夫以貞觀之治猶須招賢集能朝夕親近然後成功又況有志於大者乎伏惟皇帝陛下聰明慈惠有君人之德沉靜淵默有天下之度方且躬親聽斷勵精為治其志大矣臣謂宜於此時慎選忠信端良博古多聞之士置諸左右前後以參諷議以備

顧問陛下聽政之餘引之便坐講論經術諮詢至道不必限其日時煩其禮貌接以誠意假以温顏庶使人得盡情理無不燭於以增益聖學裨補聰明漸染磨礲日累日積循習既久化與心成自然於道不勉而中於事不思而得非僻之習異端之言無自而入矣如是而施之任人則邪佞者遠忠直者伸以之立事則言而為天下則動而為天下法其於盛德豈曰小補之哉且夫深處法宫之中親近暬御之徒其損益相去如此唯陛下

留意毋忽

論内批直付有司

鄒浩

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政事除民疾苦開廣言路
収拔淹滯每一令之出内外無不驩呼相慶以至未明
求衣辨色臨朝躬親聽斷夙夜不懈推今日欲治之心
為之不已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然臣竊有所見不敢緘
嘿苟止臣待罪右省伏覩内中時有批降指揮除付三
省樞密院外有直付有司者雖陛下睿明必無過舉然

忖之事體終有未安蓋帝王號令不可輕出必經中書參議門下審駮乃付尚書省施行不經三省施行者自昔謂之斜封墨勅非盛世之事也神宗皇帝正三省官名其意在此臣愚伏願陛下凡有指揮須付三省樞密院施行更不直付有司以正國體其三省樞密院若奉內中批降指揮亦須將前後勅令相參審度可否然後行下不可但務急速奉行以為稱職蓋三省樞密院皆執政大臣陛下委以平章朝政之人其任非輕不同胥

吏但以奉行文書為事又帝王號令務要簡大若夫立法輕重委曲關防皆有司之職非人主之務書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蓋謂此也至於內外臣僚干求內降恩澤侵紊紀綱增長僥倖以陛下聖明必不容許臣亦不復以為言更願陛下戒之嚴行杜絕無使小人乘間得入天下幸甚

辭免左諫議大夫　豐稷

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已降告命除依前官試諫議大夫

者臣聞孔子曰天子有争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人主守崇高富貴之極心易放逸選正人置諸左右雖有無道之心終不為桀紂惡德自取敗亡故能謹守宗廟保社稷而比者臺諫官員闕久矣下情壅於上聞陛下入承大統念創業之艱難思守成之不易詔求明於治體堪任言責之人天下曉然皆知聖心欲廣聰明欲新盛德欲輔朝廷闕失人人莫不懽忻鼓舞有樂生之意臣遭遇聖慈惕然震畏莫知所措臣伏見元豐五年

釐正官制諫官以諫諍為職不為容悅逢君之惡不懷觀望陰害忠良不以聲色為常事以蠱上心不以淫巧為末務以蕩上意不以細故塞責不以沽激盜名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方能稱其責臣量分度力不能任重不宜虛受自貽失職之罪伏望聖慈矜察追寢成命

論士風　　游酢

天下之患莫大於士大夫無耻至於無耻則見利而已不復知有他如入市而攫金不復見有人也始則衆笑

之少則人惑之久則天下相率而傚之莫知以為非也士風之壞一至於此則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雖殺人而謀其身可為也迷國以成其私可為也草竊姦宄奪攘矯虔何所不至而人君尚何所賴乎古人有言禮義廉恥謂之四維四維不張國非其有也今欲使士大夫人人自好而相高以名節則莫若朝廷之上唱清議於天下士有頑頓無恥一不容於清議者將不得齒於縉紳親戚以為羞鄉黨以為辱夫然故士之有志於清議者寧

饑餓不能出門户而不敢以喪節寧阨窮終身不得聞達而不敢以敗名廉耻之俗成而忠義之風起矣人主何求而不得哉惟陛下留意

論章惇蔡卞　　任伯雨

臣先累有奏狀言章惇蔡卞迷國罔上脅持哲宗以不孝之名迫懼哲宗以不利之實激哲宗使怒惑哲宗使疑謗毁宣仁聖烈保佑之功傅致元祐皇后疑似之罪引功自處歸過哲宗挾天子賊害忠良肆讒說幾危神

器自古姦臣為害無甚於此去年上封事數千人人乞斬惇卞天下之議只此可見蓋卞謀之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章惇臣前來奏狀已言之今更詳具大事六件如後一元祐六年哲宗皇帝始納元祐皇后前此未納后時禁中嘗求乳婢諫官劉安世等連上章論列皇帝既未納后不知宮中求乳婢何用宣仁聖烈令兩府宣諭是外家高氏所覓安世乃止紹聖初蔡卞還朝論及此事以為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為庶人一自紹聖

以來竄逐臣僚應哲宗皇帝批出行遣者並是蔡卞誣罔
先於哲宗前密啓進入劄子哲宗依劄子上語言批出
至今劄子見在一紹聖三年宮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
未知所處章惇欲召禮官法官共議蔡卞云既是犯法
何用禮官乃建議乞掖庭置獄只差內臣推治更不差
有司同勘若非蔡卞建議哲宗未必廢元祐皇后一編
排元祐臣僚章疏乃蔡卞建議卞與蹇序辰自編排惇
不曾與及卞具姓名乞行遣惇即奉行一鄒浩以言事

忤旨蔡卞即首先奏云吕公著曾薦浩浩以此詆譏故哲宗愈怒遂編管浩卞又執奏乞治浩親故送别之罪哲宗不從三次堅請乃許置獄一蹇序辰乃卞死黨首建看詳理訴之議安惇助之章惇遲疑未許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廹之以此惇即日差官置局凡此皆蔡卞謀之章惇行之也按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惇雖凶狠每為制伏執政七年門生故吏徧滿天下今雖薄責如卞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邪正是非不得

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未可保只如去年臣僚上言蔡卞之惡過於章惇乃自太平州移池州順流三程一日可到愚弄朝廷僅同兒戲蓋人人畏附惇卞至今未已故寧負陛下不負惇卞大姦元惡未正典刑人情憤歎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兩月陰雨蓋蒙氣之證於此可見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衛旱伐邢而得雨今惇自以異議當受大戮所有卞惡伏乞陛下早賜宸斷明正典刑以答上天蒙氣之證候正惇卞

典刑之日乞陛下差人於朝堂道路間采聽若人人不相慶臣甘伏罔上之罪

論求言之詔未及舊弼　　陳瓘

臣竊覩陛下近因日食詔許中外臣民實封言事天下之忠言必自此而進矣然而求言之詔普逮於臣民而乞言之禮未加於黄耇竊慮耆德故老久去朝廷或在謫籍或已得謝忠於狥國意欲有言泛然應詔則非舊弼之體密貢封事則有强聒之嫌若非聖問俯及隆謙

示敬則黃耇之言或不樂告是以周家忠厚尊事黃耇秦穆改過復詢黃髮詩書所載聖主之所宜行也願因側身懼變之時明示養老乞言之禮必有嘉謨來助初政格王正事無先於此伏望陛下上禀慈闈議而行之天下幸甚

論國是　陳瓘

臣竊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古之聖王以百姓之心為心故朝廷之所謂是非者乃天下之是非也是以國是

之說其文不載於二典其事不出於三代唯楚莊王之所以問孫叔敖者乃戰國一時之事非堯舜之法也然其言曰夏桀商紂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捨者為是不合其取捨者為非則是孫叔敖之意亦不敢以取捨之私而害天下之公是非也若夫取捨簡擇一以私意合我者是異我者非此楚莊王之所取也豈聖時之所宜哉所有國是故事一件謹錄奏聞

論瑶華不當遽復何大正不當遽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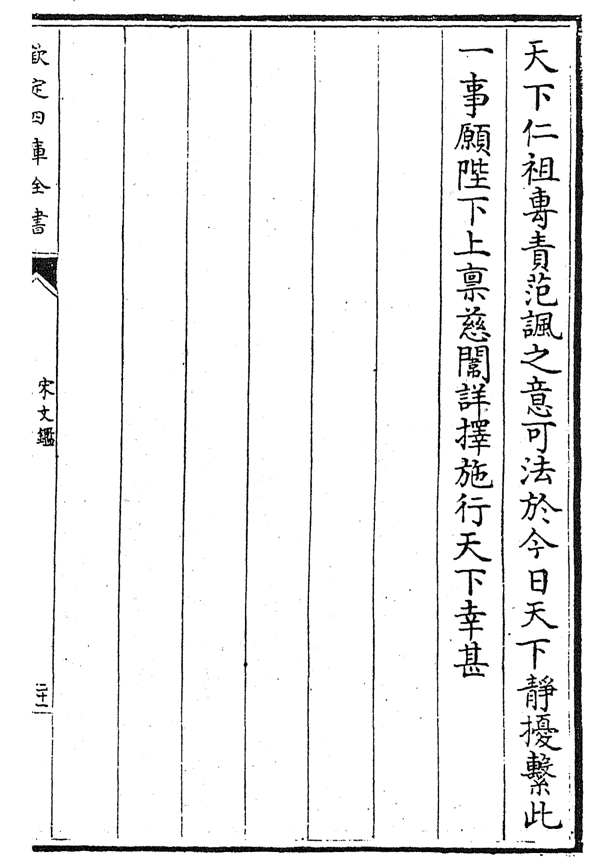
陳瓘

臣二十二日奏禀職事因論朝廷之言未及瑶華而先賞何大正等失於太遽盖以當時詔旨以謂内禀兩宮外咨宰輔之意人所共喻兩宮之訓外人不知但聞秘獄初興推鞫嬪御獄詞既具遂及中宮朝廷皆以為當行其事遂告于天地國威所脅誰敢出言至于今日言路既開是以大正之徒敢陳既往之事意雖可取言亦無難况聞大正所陳其事不一請復瑶華者乃其所言

之一事而已然而外議詾詾溢語相傳皆以謂陛下之所以賞大正者將欲復瑤華故也當時預議執政即今皆在朝廷憂㵒者之復興恐身禍之莫測雖知聖度之寬大亦慮言者之沸騰使其各有懼心蓋由恩及大正臣故曰賞之遽也雖然前日之事以母子之動靜而定是非於獄辭茲固非所以習天下而尊堂陛也又况當時推劾事由郝隨案牘雖存豈足盡據設有寃抑理合辨明然而訓果出於兩宮則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既

干於泰陵則陛下今日安可輕改假使昔者兩宮無堅確之命先帝有常悔之心大正踈遠何由得知然則朝廷莫大之政國家難處之事未可以卒然而議也臣願陛下先思昔者所以致此之因然後罪之赦之皆得其宜矣臣謂致此之因生於元祐之說也以繼述神考為說以讐毀宣仁為心其於元祐之事譬如刈草欲除其根瑤華乃宣仁之所厚又於先帝本無間隙萬一瑤華有預政之時則元祐之事未必不復是以任事之臣過

於久遠之慮若刈草而去其根則孟氏安得而不滕乎知經術者獨謀於心宰政柄者獨行於手心手相應實同一體方其造謀之時自謂密矣而見微之士原始知終彼患失安位之人不能正救雖有可罪然而春秋之法專責造意之人而已臣願陛下考往驗今詢謀于衆或採芻蕘之論或乞黄耇之言議之既熟乃發成斷大明誅意之法則首惡者懼曲示含垢之恩則獲免者衆如此則事體無傷謫罰不廣耿育宣布所起之言可示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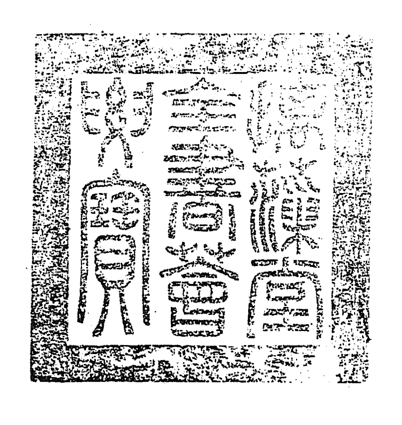
天下仁祖專責范諷之意可法於今日天下靜擾繫此一事願陛下上稟慈闈詳擇施行天下幸甚

宋文鑑卷六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謝景標



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